

實

本書蒐
性論文等薈
實秋先生以

養與豐富博雅的人生經驗，寫或譯下這些
篇章，與他早年（雅舍小品）的犀利諷刺
讀來又是另一番風味。

從每一篇文字中都可以使讀者的心靈
有所獲益。在學殖豐富，思路寬廣的筆觸
下，許多睿智發人深省的言論，益發顯示
出作者的厚實、矜謹、穩練。似上好茗茶
般，品之餘味無窮。



大林出版社 印行

DARLING BOOK CO.,

特價**60**元

實秋雜文

梁實秋著・大林文庫88

實秋雜文

梁實秋著・大林文庫88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台北市杭州南路1段143巷48號

郵政劃撥：19235

電話：3410275

再版：中華民國71年6月30日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30號

目錄

文人對時代的責任

利用零碎時間

養成好習慣

舊

胖

「魑魅驚人須早回」

文藝與道德

作文的三個階段

略讀英文文法

國文與國語

中國語文的三個階段

所謂「普羅文學運動」

一

充 壹 弍 叁 肆 伍 陸 柒 一

目錄

二

瑪克斯·奧瑞利阿斯	七
「誓還小品」讀後	八
獨來獨往	八
一個「讀者文摘」的讀者的感想	九
讀「媛珊食譜」	九
「徐志摩全集」編輯經過	一〇
憶老舍	一〇
悼念道藩先生	一一
憶冰心	一二
悼念左舜生先生	一三
關於張幼儀與雲裳公司	一三
悼念通伯先生	一三
「實秋自選集」序	一三
補救	一五
什麼使得一個女人令人難忘	一五

目

錄

懷恨的代價

一五

一篇維護自由的宣言

一五

莎士比亞來到加拿大

一五

三

文人對時代的責任

像閃電發光於雷聲之先，梅花早於春天而開放，自古以來，文人都是走在時代的前端的。

文學非時代產兒

有人認為文學是時代的產兒，飛揚的時代，有飛揚的文學；頹廢的時代，有頹廢的文學，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實際上，由於論者誤解了文學的本質，却不免予人以落空的感覺。

做了將近半世紀大學教授，新近剛決定拋棄粉筆生涯退隱著書的梁實秋先生，對於文學與時代的關係所持的見解是超然而中肯的。他說，我們固然可以認為文學是不能完全脫離現實而憑空

虛構的，但現實却不是塑造文學的模型；同樣的意義，文學可以成爲引導時代的主流，却不能作爲時代的墊腳石，或是被役於時代。

思想領導了時代

就以革命的事業來說罷，梁先生指出，不論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激使千萬人流血與千萬人犧牲的變局，無一不是由文人穎慧而剛勁的筆尖挑發起來的，法國的盧梭，俄國的托爾斯泰，滿清末年的梁啟超，他們都是藉文學啓迪的力量，將他們的思想，匯成了一股超越時代的洪流，而領導了時代。

文學是不能以揠苗助長的方式來促其發展的，梁先生說，一個社會，或一個時代，要想產生優美而感人的文學，最好誰都不要去管它，完全讓它在獨立自由不受任何外來因素干擾的環境裏萌芽滋長，只要到了一個相當的時期，在文學的田園裏，自然就會開出燦爛的花朵，結起豐碩的果實；反之，如果採取預先定貨的方式，硬行指定文人寫作的範圍，限制寫作的形態，最後，必將使文人的思潮枯竭，文學的園地荒蕪，知識份子悶得喘不過氣來，社會失去了祥和。像今天大陸上的文人，共產黨要他們所寫的文章都像兵士在操場上的動作一樣「整齊劃一」，千篇一律地都歌頌毛記王朝的「偉大」，結果，黑暗掩蔽了天日，文人直如釜底遊魂，不知命之所止，像在

這樣蒸籠般的环境裏，要想產生完全合於人性並能啓迪時代的文章，豈非奢望？

園裏深山樹不同

文人很少會有不愛自己的國家，梁先生說，今天在臺灣，反攻復國的要求是全民一致的，沒有人會懷疑還是一件該做或不該做的工作；寫文章的人，自然也熱切地希望着國家民族能够早日復興，大家都從顛沛流離的狀態中恢復安居樂業的生活。只不過，在文學的領域裏，我們最好還是讓作者憑着他們理性的觸覺，心平氣和地去自由發展。不要把政治的因素在文學裏面看得太重。他指出，公園裏面的樹木，長起來永遠趕不上深山裏的粗壯。

以當前文學發展的情勢來看，梁實秋先生認為我們的戲劇實在顯得太脆弱了。弱的原因，固然是戲劇創作比較困難，但戲劇所受到的限制較多，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文學和政治分開

日耳曼民族愛國的狂熱是舉世聞名的，但他們把文學和政治却分得極為清楚。這位研究莎翁名著達四十年之久的學者舉例來說，二次大戰期間，正當德國和英國打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德國的軍中康樂隊於駐軍地帶巡迴演出的節目，有時候却是英人莎士比亞的劇本，而德國的士兵們看

了之後，也從未發生思想不穩或感於敵人的偉大而喪失鬥志等現象。這件事情，看來似乎很平常，但他們在藝術面前隔開政治的氣魄，却予世人以深遠的影響。

今天的美國，電視是最為普遍的。在電視劇裏，他們雖然偶而也會藉科學的發明來宣揚國家的力量，但大體上，仍以純粹娛樂性的內容為主，他們都不願把冰冷的政治與國際變故向輕鬆的家庭強行推銷，使人性受到分化。梁先生說，戲劇本身，並不是社會教育的工具，我們用它來宣揚忠孝仁愛是可以的，但其真正的價值，却不在此。否則，戲劇本身的意味就淡而且苦不值一嘗了。他指出，近些年來，我們政府對於文人寫作的自由，已經做到相當尊重了，但今後仍須擴大之。這樣，文人才能有更獨立的意志，去領導時代，創造時代，對國家社會，盡毫無保留的責任。

文窮後工費斟酌

寫作環境的好壞，對於一個文人是相當重要的，有人說，「文窮而後工」，這句話，在梁實秋先生看來，是有斟酌的餘地的。他說，文窮而後工的「窮」字，實具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懷才不遇的窮，一種是衣食不繼的窮。第一種窮，也就是孟子所謂「窮則獨善其身」的窮。在中國，學而優則仕的哲學是一向被人深信不疑的。今天，雖然時代的潮流變了，但知識份子羣中，仍有

極大多數的人丟不開做官的抱負。一個滿腹學問的人，做了官以後，階級高的志在兼善天下，須日理萬機；階級低的，也須等因奉此，服千百人之務。於是，他們沒有時間去寫文章，所以，就根本談不上工與不工的問題了；但如官運不好，一生不進仕途，或是因當道不聰，及本身無行，而丟掉了官，從此擺脫了「等因奉此」、「姑准所請」與「着交議處」等等纏累之後，一方面由於權威無處可使，頓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之愛，一方面感於四週潮湧般的熟面孔突然消散，而耐不住精神落空後的蒼涼，遂把精力和時間轉向著述方面去，其結果，豐富的學識，加上對人情世態深沉的體驗，「工」的文章便如江河決堤洋洋灑灑地寫出來了。像離騷，像元曲，像清代的小說都是在這種窮的形態下產生的。

馬克斯與海明威

第二種窮是最現實的，也就是飢寒交迫的窮。梁先生說，窮，固然不是一項罪過，更不是一種恥辱，但我們却不必強調一個文人必須先沒有飯吃，然後才能寫出好的文章。他指出，在歷史上，的確會有人在三餐不繼的環境裏寫出了不朽的文章，但比起家境優裕的文人在寫作方面創立下來的成就，那就不值一談了。他表示，凡是爲生計所困的人，多少總會有點憤世嫉俗的，他們對於事理的觀察，常常欠缺一種客觀與平實的衡量。結果，寫出來的文章，便免不了有偏激與漠

視常理的傾向。而豐衣足食的文人，他們的心境常是坦蕩的，寫起文章來，也就容易顯得平正而和諧，像馬克斯的文章和學說，字裏行間，無不對人世充滿了仇恨與懷疑、貽禍久遠，流毒天下，這不能說與他貧賤的出身沒有關連；海明威的小說裏，充滿了樂觀奮鬥的故事，每一個人物，一舉一動都能發揮出人性的極致，更不能說與他富有的生活無關。

窮是進步的大害

再說十七世紀英國的大詩人密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5)罷，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便是完全因他富有的家境得來的。當他大學畢業的時候，眼看很多同窗好友都拋下了書本，到社會上爲謀生而忙碌，而他，由於家裏錢多，不需他做事養家，因此，在他父親的鼓勵下，他便住到鄉間別墅裏去，又埋頭讀了五年書，由此奠定了他一生創作的基礎。梁實秋先生說，若是密爾頓出身清寒，大學畢業以後，也須和其他年青人一樣丟下書本就業謀生，那他不僅在世界的文壇上取不到一席之地，就是在英國的文人羣中，頂多也不過做一個無名的小卒。因此，梁先生指出，貧窮雖然不足斬斷文學的生機，但却是社會進步的大害，爲了培養更多的文學家，固須消滅貧窮，就是爲了促進人類理性的生活，也須向貧窮宣戰，我們寧可文章不工，也不要和貧窮爲伴。

文學藝術與靈性

近百年來，中國人在東西文化對壘中，處境真是尷尬極了。一方面捨不得拋棄舊有傳統，但對祖先的遺產却又不善保管與發揚；一方面震懼於西方精神與物質的文明，但接受起來的態度，又顯得傲慢與曖昧。

那麼，中西文化比較起來究竟誰最高明呢？這個問題在梁實秋先生看來，是不值一答的。他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對中西文化作一比價，他就只好說有些地方，中國的文化是優於西方的，而有些地方，却不如西方，其餘的部份，便是兩者都好，根本不能相比，誰能肯定地說水比火強或是火比水強呢？尤其是在藝術與文學方面，這常與民族的靈性有關，我們更不能妄加評斷，硬指中優於西，或西優於中。不過，梁先生說，大體看來，到了今天，中比西好的地方是越來越少了。

祖先真傳忘光了

最顯著的感覺，他說，便是每次走進博物館的時候，心裏總是充滿了羞愧，因為他覺得我們的祖先的確是偉大的，他們留給後代的遺產如此之豐，而我們不肖，却壓根兒把那些真傳忘記光了。

了。他記得有一次和一位工業界的朋友一同去故宮博物院參觀，當他們走近殷商時代所鑄的青銅器的櫥窗前面的時候，他指着櫥裏的大鼎悄悄地問着他的朋友說：「今天貴廠能够造出來這樣的大鼎嗎？」他的那位朋友回答的聲音更低：「我們不能。」說着，他似乎覺得不好意思，立即又補充一句：「恐怕別家工廠也不能！」

梁實秋先生無限感慨地說，保存祖先的遺產，博物館絕不是一個理想的地方，最重要，還是有賴於我們發揚光大，他指出，假使當年萊特兄弟所駕的飛機被送進歷史博物館以後，便被人遺忘，則我們今天的松山機場也許還是一片種滿稻子的水田？事實如此，我們在宋代就已發明了火箭，但今天却從美國的甘迺廸角射向無極的太空！

道德處於退潮中

今天，我們的物質文明，固然趕不上西方，就是精神文明也一樣不能和人相比，梁實秋先生說，物質文明落在人後，如能避免別人失敗的覆轍，接受別人成功的經驗，追趕起來也許還不至於十分困難，但如精神文明比不上人家，要想轟轟烈烈地追上去，就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所能做到的了。他指出，我們國民的道德水準，今天正處於退潮的狀態，居家獨處也好，待人接物也好，時時刻刻都在一種以私害公與損人利己的觀念支配下進行思想與行為的活動，這種與道德的

發揚背道而馳的現況，是有害於國家民族生存的根本的，亟應該提出加以具體的討論。他說，救亡圖存，固是當務之急，刻不容緩，但他却並不主張全盤西化，樣樣都學人家。也就是說，只要每一個國民都能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善盡義務，慎享權利，認清公私，明辨得失，朝野上下，兢兢業業地先從匡正人心做起，精神文明，才能宏揚致遠，民族才有前途。

胡適之並未忘本

談到精神文明的式微，梁實秋先生對已逝世的胡適之先生的膽識是非常推崇的。他說，胡先生生前曾因寫文章坦直指出生民族的弱點，受了不少人的誤解和責難，說他忘本，說他輕藐自己的同胞，甚至說他污蔑民族的文化。其實，這些評斷都有偏見，都是背公道的。

他說，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有一次，他和胡先生兩人一道去美國參加一項學術性的會議，胡先生應許多美國朋友之請，曾以中國文化為題，發表過一次公開演講。他記得，胡先生所講的內容，都是以中國的道德精神為本位的，他推崇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心情，是極其實在而誠懇的。只不過在他看到中國文化傳續到今天所顯示出來的退化與墮落的現象，使他感到憂痛，而有膽量承認，並敢於提出來討論罷了。梁先生慨歎着說，文化道德雖然是無形的，但却一點不能虛飾，否則，自欺欺人，既對自己沒有好處，也會貽人笑柄。

文人不是消防車

有些人不太瞭解文學的，他們常把文學看成爲一種單純的工具，或是視爲國家的零件，誤信可以利用文學來武裝權勢，或者可以藉文學來達到政治上的目的，這在梁實秋先生看來，都是不切實際的。他說，誠然，文學是不能離開國家的，這就好像蓓蕾不能離開枝葉一樣。只是，我們不能以功利的眼光來看文學，也不能把文學看成可以任意驅使的羔羊，文學的價值，在於深遠的影響力，文學絕不是消防工具，可以用來救滅已經發生的火災的。當抗日戰爭期間，吳稚暉先生曾有「文學無用論」之議，便是文學不能救急的意思。梁先生是同意稚老的看法的。他指出，文學報國是權宜的，是借用的，並非是文學本身的責任，而且也不可能產生立即而偉大的效果。他舉例來說，假使有強盜侵入我們的住宅，危害到我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爲了自衛，我們是不會選擇武器的，有了斧頭，我們就會拿斧頭，有了菜刀，我們就會拿菜刀，固然，強盜在我們的斧頭或菜刀的抵抗下跑走了，但我們却不能說斧頭和菜刀是爲了對付壞人而用的，換句話說，拿斧頭或菜刀來抵抗強盜也只是借用而已。所以文學之爲用，是陶冶人心，以及對民族的靈性潛移默化，功效在於長久，是絕不能像我們喝咖啡用糖一樣放進杯裏就有甜味的。

不能脫離道德的軌跡

那麼，文學與道德有沒有關係呢？梁實秋先生毫不思索地說，文學和道德是併行不悖相得益彰的，文學有了道德的因素在內，將顯得更爲柔潤感人；道德藉文學的傳播，將更容易深植人心。

十九世紀後半，頹廢派 (Decadents) 的文學，在歐洲曾風行一時，以法國蒲特雷 (Baudelaire, Charles 1821-1867) 、馬拉爾麥 (Mallarmé, Stéphane, 1842-1898) 及魏倫 (Verlaine, Paul 1844-1896) 等爲首的詩人和小說家，他們感情憂鬱，耽於幻想，專以描寫變態的、矯飾的及神經病一類的人物爲能事；他們排斥一切的科學與宗教，企圖以官感的能力，來揭發超乎時空自然的奧妙，流風所及，曾使人類的精神文明，爲之黯淡一時；三十多年前，創造社郁達夫之輩在上海也曾大力提倡墮落文學，一些「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幼稚文人，爲了追求時髦，動輒以不道德的人與事相配搭，來作爲寫文章的題材，這對於抗戰前的社會人心，曾經發生了極惡劣的影響。梁實秋先生一向是反對這種寫作態度的，他說，在郁達夫販賣墮落文學不遺餘力的時候，他正好也在上海，爲了駁斥這派邪說橫流，他曾以「文人有行」爲題，寫過一篇文章來強調文學不能離道德的軌跡，否則，文學就會變成一種包有糖衣的毒藥，使純真的人性在甜